

導言

小說《釋放》講述兩名 29 歲的女子——張姍姍和孔穎在一次吵架後，彼此對對方生活態度的啓悟。二人在一個紅色暴雨的下午聊天，結果卻不歡而散。不久前流產的中產少婦張姍姍，認為張姍姍眼中的孔穎是個有美滿家庭且能實現理想的人，活在幸福之中的她無法理解自己的處境，但現實中孔穎是位單親媽媽，整天要為生活、金錢而煩惱；育有一子的甜品導師孔穎認為有丈夫供養的張姍姍整日遊手好閒才無病呻吟，甚至想藉生小孩填滿生活的空虛，但張姍姍只有物質的滿足，心靈從小至大也是空虛，才渴望擁有完全的愛與被愛。

吵架之後二人繼續其生活，張姍姍面對朋友李小艾的責備、忙碌的丈夫由始至終的不了解，啓悟到如孔穎所說，即使生活裡介入新的生命，她的空虛也不會消失，甚至會加強；孔穎在養育兒子與計劃開店的金錢運用的兩難中，倏忽陷入前度男朋友可能爭取兒子撫養權的焦慮中，明白到張姍姍口中的寂寞——自己一直以來忽視的內心感受是如何影響自己的生活：透過勞累的工作迴避面對內心的陰暗。二人最後於甜品製作班再遇時，朝對方報以諒解的微笑，兩個女性從一次吵架中介入對方的生命，同時使對方有所成長。

最初構思小說時，希望以甜品作為連繫人物的道具，並用甜品予人的精美外觀與幸福的想像，作為張姍姍對孔穎的想像，並其帶來的落差：每天教導製作精美的甜品導師，不論生活還是心情也會貼近幸福，可是孔穎並非活在張姍姍的幻想，而是處於現實中，會為金錢等事而煩惱。

參考吉本芭娜娜的《我愛廚房》，作者以廚房作為女主角與外間的連繫，與不同的人相處就像進了不同風格的廚房一起煮食，廚房就像女主角的心，容納過不同的人；食物的另一層意義，則是透過共同分享某食物，作為對共同回憶、生活的懷念與結束。作者適當地運用廚房作為小說的主要場景，呈現出女主角的性格、成長、人際關係等面貌，因為女主角喜愛廚房，故當她進別人家時，總是先留意人家的廚房，並以其佈置作認識別人的渠道。她這種熱愛廚房的態度影響了其生命，面對失意時能透過廚房作心靈的治療，用普通的食物——豬排飯作意象，表達自己及男主角如何面對失去重要的家人後，從逃避現實至走出悲傷、回到現實繼續生活。故我在創作時，希望以甜品作道具，使張姍姍和孔穎結識，並在啓悟後還能聚在一起，同樣是甜品製作班，但二人抱著與從前不同的心態繼續生活；張姍姍與孔穎的外交生活也圍繞著甜品，前者與朋友和丈夫的相處，多半以食物作交流，後者的事業和生活圈子，更是建立在甜品之上。小說希望藉此道具幫助鋪展主題，並使其雙線敘述有較集中的中心點。

思考甜品於創作小說中的意義時，同時參考了林文月的《飲膳札記》，作者一方面記錄食譜，一方面回憶起與親朋的生活點滴。如其中一篇〈蘿蔔糕〉，作

者想到此乃過年食品，兒時母親每逢過年定親手做蘿蔔糕，從她孩提時被趕離廚房，至少女時母親叫她在一旁學習的回憶。作者依記憶中的味道製作蘿蔔糕，彷彿透過味道與親人有所聯繫，但又將其製法改良，以適合兒女的喜愛。雖然三代人的蘿蔔糕味道有所不同，但透過親手製作，食物成了對傳統的承繼與連繫三代的橋樑。故在創作小說裡，我嘗試為食物添加多一重的意思：食物於張姍姍的童年代表疏離，她的父母不會為她下廚，才影響她婚後希望以甜品博得丈夫的關注，以填補她那段渴望愛卻被冷落的成長。但對孔穎來說，甜品主要是謀生工具，但同時記錄了她與兒子的相處，想起與兒子的生活片段時，多半由甜品勾起回憶。

組織結構方面，因為想寫兩位女性各自獨立卻有交匯的生活，故參考了劉以鬯《對倒》的雙線敘述方式。《對倒》的敘事方式是兩條獨立的線，男主角與女主角生活在同一城市，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他們彷彿沒有交集，卻又在城市中擦身而過，彼此見過對方看見的景象；他們的生命互不相干，卻又曾出現對方夢中。這種於生命中不斷形成的交會點，恰如現實中的人，生活以自己為中心，但周遭許多陌生人擦過，有些成了朋友，留下痕跡，有些視而不見，化成夢裡的幻象。《對倒》啟發了我嘗試以雙線敘述方式創作，但這兩條線是有實在的交會，就像交叉那相遇的一點，相遇過後，二人繼續過自己的人生，朝不同的方向走，但相遇後的生活，已與相遇前產生變化：張姍姍困於過往的不快中，常胡思亂想，使她無法於現實裡釋懷；孔穎因面對生活壓力陷入矛盾中，她渴望能沒掛慮地開展事業，卻因兒子的存在而使生活變得拖泥帶水，既後悔過往產子的決定，此刻又沒放棄兒子的勇氣。兩位女性面對截然不同的生活，彼此過著對方想過的生活，從最初的不了解，至經歷不同事件後對現實生活有深一層的體會。

由於自身對於刻畫人物性格與心理表現較弱，人物性格不突出、心理描寫容易流於表面及寫得太明顯，故寫作時參考了莫泊桑的《羊脂球》與劉以鬯的《熱帶風雨》。莫泊桑筆下率直的胖女人與同一馬車乘客們的對比讓我驚喜，作者對上流社會的乘客們虛偽與殘忍描寫十分自然，乘客們說的話、行為舉止要符合他們自認為較優越的高尚身份，然而當面對飢餓與被困時，他們的反應卻與其「高尚」相違；反觀胖女人出身娼妓，卻是個善良與正直的人，她那願意向看不起自己的人分享食物、反對奉承敵軍長官的行動鮮明了其性格，而其舉止亦能充份表達心理，使我在創作小說時嘗試以說話的方式帶出人物的性格，而非以大量的陳敘。

但因過往的創作方式愛以許多修飾語描寫人物內心，漸漸成了習慣，同時影響現在對內心刻畫變得較不自然，當了解到問題所在後，希望能透過閱讀現代作家的作品作改善，劉以鬯《熱帶風雨》中每篇描寫的人物也很乾淨俐落，作者用精簡直接的文字描寫這些普通人，其描寫是通過人物的肢體語言、臉部表情、對別人的反應等帶出人物個性和心理，細看小說，沒有不必要的修飾語，文筆如此乾淨，卻能傳神地帶出角色的心理活動，讓我重新審視自己的寫作方式，更加明

白指導老師的建議。

另一方面，這次創作對於意象的運用比從前小心，從前想透過意象表達人物的情感變化時，很容易寫下許多與小說無關的段落，或是無法利用小說中已有的環境作意象的營造，而另外找些不相干的卻彷彿充滿詩意的事情作敘述。但看了不同作家的小說，明白到意象的運用與整小說的風格要配合，而非興之所致便隨便加插。

這篇小說或許仍有許多不足之處，但從搜查資料、閱讀不同作者的作品、學習他們的寫作手法，使我對小說創作有更深的體會。而且這篇小說的創作目的是希望帶出女性面對過往的包袱與現實生活環境的差異時，仍能為彼此的生命起啟悟作用。